

伐木者的野宴

王以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

伐木者的野宴

王以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0,000 印数:1—30,000册 印张:7

统一书号:10109•1110 定价:0.6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本集子选编了作者历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十六篇。作品题材比较广泛，有的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刻划了几位可歌可泣的革命战士形象；有的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业战线的火热斗争，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作品情节生动，文笔流畅。

插图：黄定初

目 录

红色交通站.....	(1)
伐木者的野宴.....	(21)
艰难的日子.....	(32)
山谷风雨.....	(53)
风暴来了.....	(71)
青 娥.....	(79)
方素玉.....	(88)
火热的心.....	(97)
乡村大路.....	(104)
老交通员.....	(114)
湖上红灯.....	(129)
林场姐妹.....	(138)
第一步.....	(153)
翡青的秧苗.....	(166)
志 气.....	(179)
两个采油工.....	(203)
后 记.....	(218)

红色交通站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一年。讲故事的，是这个故事的最好的见证人，我只是把他讲的很长的故事，作了一个简短的记录而已。

一

在连云山的北山脚下，一片翠绿的竹林下边，有一栋小茅屋，茅屋很矮，伸手就摸得着屋檐。屋后，有一条叮铃铃响的山泉，象拴不住的野马，日夜不停地奔向汨罗江。屋前，有一排溜溜齐齐的棕榈树。

如今，山泉还在日夜地奔流。棕榈树还是四季长青，而且站在那里越发高耸。汨罗江上的白帆，一只只，一队队，在绿影中移动。只是，那栋茅屋已经没有了，那里，新修了一栋青砖平房，是公社果园专业队的办公室。果园专业队的队长熊虎仔和他的舅舅盛老爹就住在里面。现在，屋前屋后都变成了桔子园。每年五月里，从墨绿色的枝叶里，钻出一朵朵发着柠檬味的白花，十月里，结成累累的象琥珀一样的桔子。

二十多年前，这栋茅屋里住着一对农民夫妻，丈夫叫熊松青，

妻子叫盛玉琴，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那就是现在的果园队长熊虎仔。

熊松青白天在坡上种生芽；夜晚，当窗櫺上敲起轻轻的指声的时候，他就披衣起来，拔开门闩，从一个浑身穿着黑色衣裤的赵雪涛手里，交换过两个模样相同的小圆竹筒管。然后，悄悄地把妻子喊醒，叫她闩上门；他自己带着刚才接到的小竹筒管，踏着碎石坡，朝山后走去。赵雪涛却带着另一个竹筒管，朝山下走。

哪怕刮风落雨，飞雪结冰，夜怎么黑，路多么滑，他们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也来不及看一看竹筒管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总是一拿到就送。有生命在，就有竹筒管在。

这就是当年党的交通站。熊松青是第五站，赵雪涛是第四站，第六站在山后枣子坡，交通员是盛明，就是盛玉琴的亲弟弟。最后的一站，在湘赣边境的昭关，据说就是伍子胥一夜急白了头发的那个昭关。那里形势十分险要。过了昭关，就是省苏维埃、省委的驻地了。

在那个年月，我们湘鄂赣苏区，还没有电台，也就没有电话、电报，党的交通员，就是最好的电报和电话，是党的耳朵和眼睛，能够把白区工作组的情报，在一天之内，走一百四十里路，送达省委办公室。

可是，有一次却出了事，白区的党组织，被“挨户团”破坏了。

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竹叶子、棕榈叶子在风雨中瑟瑟的响，山泉，在屋基边呜咽地流淌。盛玉琴把门窗紧闭了，点燃了小桐油灯，把小虎仔哄睡了。她看到丈夫紧锁着眉尖，坐在火塘面前，好象有重重心事，就问：“看你这样枯眉皱脸，出了什么事吗？”

松青呆呆地坐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听到火塘里的松柴，

烧得毕毕剥剥响。

玉琴急了，就强颜欢笑地说：“哟！又是秘密，你怕我不是CP，会泄露你的秘密么？”

松青摇摇头，轻声说：“不，其实，什么也瞒不过你，……”

玉琴挨近了他，收敛了笑容，正经地问：“真的，我的入党申请书送上去了没有？”

松青说：“送给支部书记了，他说三两天里就讨论。”

玉琴惊喜地抓住他的胳膊，问道：“真的？支部书记是谁？”

松青瞄了她一眼，微笑着说：“这个嘛，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玉琴赌气地撒开手，嘟囔着说：“你们哪，就这么守秘密。那你得告诉我，这几天你为什么不高兴？”

松青苦笑着说：“你没看出来？一连五夜了，没有人来敲窗子。”

玉琴一听，才恍然大悟，也暗暗猜测起来。

忽然，在狂暴的风雨声里，夹着橐橐的敲窗槁的声音，玉琴是个机警人，连忙站起来说：“听，不是来了吗？”松青心里一热，一纵身跳下床来，连竹筒管也忘记拿了，就拖着鞋子去开门。

刚打开门，冷不防，三个穿黄军装的兵闯进了堂屋，三支冷森森的汉造步枪，一齐指向松青的胸口。

松青打了一个冷颤，突如其来的袭击，往往会叫人失去内心的平衡。他咬了咬牙，拚命叫自己镇静，就装作若无其事，反过来问道：“你们干什么？我熊松青一不欠租，二不欠税，怕是弄错人了吧？”

三个白兵却不答话，还是那样如临大敌地盯着他。在他们背后，闪出一个戴礼帽的青年，他放下了青油伞，拉一张跛脚椅子坐下来，冷笑着说：“别装蒜了，你私通共匪，传递情报，来，给

我绑起来！”

话没说完，两个彪形大汉连忙拥上来，不容分说地用箩索把松青捆绑起来。

这个戴礼帽的青年，搭起了官架子，大声喝道：“好大胆的家伙，这时候还不自首自新！把竹筒管交出来！”

松青一听竹筒管三个字，心里一怔，气得直咬牙，他知道有叛徒了。他心里还明白：碰上眼前这个死对头，正是冤家路窄，更不要存任何幻想了。他干脆一句话不说，把眼睛闭起来。

戴礼帽的青年斜着眼看了他一下，冷笑着说：“量你也不敢狡辩，搜！”

那两个彪形大汉，象接到了“圣旨”，赶快来搜松青的口袋，连裤脚缝里，层层叠叠的补丁里都搜遍了，最后，只好报告说：“没有什么东西。”

“抓他的堂客，到里面去搜！”戴礼帽的青年暴跳起来。

这时候，玉琴抱着小虎仔，挺身走了出来，故意大惊失色地叫道：“你们这是干什么？黎家大少爷，松青犯了什么罪？”

那个戴礼帽的青年一见是玉琴，马上堆起一脸笑，说：“琴妹子，你自己愿意嫁给这个暴徒，不要怪我了。”说着，又对那两个彪形大汉横了一眼，“你们楞什么，进去搜，连这个女人的身上也搜！”

那两个彪形大汉，慌慌张张进里屋去了。接着，就听见翻箱倒柜的声音。

玉琴望着松青，豆大的泪珠儿扑簌簌地掉落下来。松青望了玉琴一眼，看见玉琴的泪容，看到小虎仔乖乖地睡在娘怀里，心里一阵阵象刀绞一样的难过，心想：这孩子倒乖，他哪里知道人世间的什么事呵！

两个马弁在里屋翻了一阵，走出来打了一个立正，说：“报告团总，到处搜了，没有竹筒管。”

“蠢猪！搜这个女人身上！”戴礼帽的青年跳起来骂道。

松青心乱得象一缕扯烂了的麻，生怕玉琴把竹筒管带在身上，可是，两个马弁搜了一遍以后，什么也没有发现。

原来玉琴听到外边来的人不是赵雪涛，就知道出了事，情急智生，连忙把竹筒管丢在火塘里烧了。松青一听竹筒管没有被搜出来，就吁了一口气，他知道是玉琴干的，向她投过一瞥感激的目光。玉琴也懂得丈夫的意思，觉得自己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为党做了一件事：保住了党的机密。她心里很舒坦，抬手抹掉了眼泪。

松青望着那个狼狈的黎家大少爷，冷笑了一声，说：“黎家大少爷，无凭无据，半夜三更捆人，不行吧！”

黎家大少爷满肚子都是气，跳起来说：“你还倒打一耙！快把情报交出来！把第六站的名字讲出来，就没你的事。你认得赵雪涛吧，他就是凭据。”

松青一听赵雪涛，引起了一阵厌恶，就说：“找到了赵雪涛，好嘛，那问赵雪涛要去！叫我当叛徒，别作梦了！”

黎家大少爷的一张脸，气得象猪尿泡，楞了半天，才大声喝道：“你不怕死？”

松青看看他那副样子，鄙夷地笑了一声，说：“怕死？哼！姓黎的，我们是冤家路窄，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我死了，你也活不长，有人会把革命进行到底！”他用眼睛看了玉琴一眼，把冤家路窄几个字念得特别重。这句话，固然也有些满不在乎的味道，可是，黎家大少爷却晓得这句话的份量。

黎家大少爷学名黎承福，是五里墩数一数二的大财主黎三麻

子的长子，上过洋学堂，跑过大口岸，是个文不文，武不武的假洋鬼子。一九二六年，从汉口跑回来，成了他父亲的一只左右手。那一年，湖南农民运动闹得轰轰烈烈，土豪被打倒了，劣绅被打倒了，一切权力归农会。五里墩农民协会的主席是熊松青的父亲熊老铁，以前在黎三麻子家里做过长工。打土豪的第一炮，就对准了黎三麻子。修着炮楼的黎家高堂大院，成了农会的公房；黎三麻子的三百多亩肥泥田，都分给了全墩的赤贫农。黎三麻子曾经戴起高帽子游街，玳瑁框眼镜摘下来了，长袍割去了下面一截。他带着黎承福，住在竹山下熊老铁的那栋茅屋里，忍气吞声地拿起了锄头锄硬土，耕种屋后背几块生荒地。黎承福浪荡惯了，哪能受这个苦，按他的说法是“虎死不倒威”，照旧不听农会管教，象夜游神一样，在山前山后晃来晃去。有一个晚上，月明星稀；他在竹山里碰到十八岁的盛玉琴，就现出了流氓本色。盛玉琴也是手脚厉害的姑娘，两个就在山林里扭打起来。正好，熊松青开罢会回来，一见他们在扭打，就三脚两步地赶过来，把黎承福揍了个仰面朝天。黎承福抱着脑袋跑了。第二天，青年小伙子们就把黎承福喊过来，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一顿，又叫他写了悔过书，这才算了事。不久，盛玉琴和熊松青到农会打了一张证书，自由结婚了。这还是五里墩开天辟地的新鲜事，接着，就有二十多对青年男女也自由结婚了。

好日子没有过一年，那时，自己的土地上，庄稼长得格外好，正要扬花抽穗，反动派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土豪劣绅们又神气起来了。黎承福比他老子还狠毒，带着国民党的军队来“清乡”，军官们特别赏识他，叫他当了五里墩挨户团的团总。农会的干部被他们逮捕了，熊老铁是农民协会委员长，第一个牺牲了。

熊松青带着妻子，噙着眼泪，搬到竹山下的小茅屋里，时刻没有忘记这个血海深仇。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力量，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湘鄂赣省苏维埃建立以后，他就担任了白区交通员。

这是几年以前的事了。今天，他短短的几句话，包含着极大的愤怒和仇恨。他和黎承福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敌人破坏了四个交通站，可是没有办法找到五站以上的交通员。熊松青采取了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坚贞不屈的态度，被地主拷打了三天三夜，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

黎承福怒不可遏，就这样，他们在大樟树下扼杀了一个刚刚闪着光辉的共产党员的生命。

二

这一个晚上，满天都是乌云浊雾，盛玉琴抱着小虎仔，跪在大樟树下呜咽地痛哭了一场，哭得泪人儿一样，最后昏了过去。

已经半夜了，盛玉琴还抱着小虎仔坐在树下。高耸的环山，墨黑的天空，象一只大黑锅，把五里墩牢牢罩住，没有一丝月光，没有一颗星子。秋风秋雨，又开始飘洒起来了。她才慢慢地站起来，挪动沉重的脚步，把小虎仔紧贴在自己胸前，慢慢地走着。什么也看不见，她只觉得自己走在泥泞的路上，或者在荆棘中穿行。自己也不晓得是向枣子坡走呢，还是向哪儿去。耳边江水哗哗地流，她的心里一怔，她想起了这条带走无数血泪和生命的汨罗江！

热泪，不停地流，她朝着江边走去。她低下头，亲亲小虎仔的脸颊，那眼泪呵，就洒在小虎仔的小脸上。汨罗江的水声，越

来越哗哗响，盛玉琴的心都要碎了。

忽然，竹山里刷刷响，有人在咳嗽。盛玉琴吃了一惊，尖叫起来：“谁？谁？哪一个坏蛋，我娘儿俩和你拚了！”

竹林里传来了声音：“姐姐，亲姐姐，是我，盛明。”

盛玉琴心里一酸，刚刚停止的热泪，又象走珠似的滚下来，叫道：“好弟弟，亲弟弟，是你吗？”她觉得眼前有一道闪电，劈的一下从群山中划过。她两腿发软，倒在地上了。

盛明慌忙跑过来，抱起小虎仔，然后扶她坐在青板石上，轻声地叫：“姐姐，姐姐！”

“好弟弟，我怎么活呵！”过了一阵，盛玉琴靠在弟弟肩上，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盛明轻轻地说：“好姐姐，我全知道，娘听到这个消息，伤心得很，要你想开些，血海深仇，总有一天要报的。”

“报仇，报仇……”一语提醒了玉琴，她喃喃地念道。

“报仇，对，姐姐，我们一定要报仇！”盛明沉重地说。

盛玉琴猛地站起来，从盛明怀里抢过小虎仔，拔腿就跑。盛明急忙拖住她，问道：“你要干什么，姐姐？”

“拚着我娘儿俩的苦命，也要把黎承福宰掉，你让我走！”

盛明着急地说：“你疯了还是怎么的？黎家院子那么大，周围有炮楼，你怎么进得去？就算是干掉了黎承福，又值得什么？要懂得，这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仇恨，不是我们一家一户的事！”他说着，又从姐姐手里把小虎仔接过来，轻轻地拍着孩子，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乖宝贝，你睡得多香呵！两代人的血债呀！长大了要争气，孩子！”

玉琴心里一怔，默默地想：“两代人的血债，两代人……”

盛明说：“姐姐，两代人的血债。不，劳动人民世代代的血

债！要还，要他们还！”

玉琴哽咽着：“我懂，好弟弟，我们同地主阶级这个仇，是算不清的。你姐夫是共产党，我也要当共产党，小虎仔也算共产党，我们都是共产党呵！我早就写了申请……”

盛明注意了一下四周围，没有听到什么响动，就悄悄地说：“姐姐，捏紧拳头，把左手举起来！我代表五里墩党支部吸收你入党。”

盛玉琴听他一说，喜得眼泪又涌出来了，说：“好兄弟，你就是支部书记？”

“是，我是，”盛明回答说。“你入党的问题在支部讨论过了，区委也批准了。来，把手举起来。”

盛玉琴颤抖着说：“我举了手，好兄弟，你说吧，党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盛明轻轻地念着，玉琴也跟着轻轻地念：

“我自愿参加CP，”

“我自愿参加CP，”

“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叛党！”

“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叛党！”

“好了，就这么两句。”盛明说，“姐姐，省委、省苏又派出了白区工委会，五站以后，重新建立交通站。你回到家里去，以后就是第五站了，有双凤河的刘新刚在你下面，上面还是我，只是联络讯号换了，来，你记住。”

玉琴听清了讯号，就坚定地说：“好，我一定革命到底！”

盛明紧紧地拉着姐姐的手，想了一下，说：“姐姐，你单家独户的，一定有困难，”说着就从腰上解下一把腰刀，交给玉琴，“把这个带着，也可以防坏人。”

玉琴接过腰刀，插好了，就接过小虎仔，一步步走回竹山下。

她点亮了小桐油灯，只觉得这间蜗牛壳似的小茅屋变得空空荡荡的，象冰窖一样，冷森森的。当她看到屋里的一切一切，心里又一阵阵酸痛，好象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丈夫的影子。

她紧闭上门窗，吹灭了灯，搂着小虎仔，冷清清地呜咽着哭到天明。

三

从第二个晚上起，双凤河第四站的刘新刚，常常出现在盛玉琴的窗子底下，也是轻轻地敲着窗樯，接着是交换了一个颜色相同的绣花荷包。

这以后，盛玉琴还和先前一样：白天，跨过叮铃铃响的山泉，到后背坡上种生芽；夜晚，无论刮风、落雨、飞雪、结冰，她都来回地走在去娘家枣子坡的路上。有时候，在路上常常撞见了熟人，不过，谁也没疑心她入了党，走娘家嘛，夜来夜往本是常事。

要完全不引起人家注意是困难的，而且乡里有句俗话：“寡妇门前是非多”，如果有个生疏男人在她家门口走动，谁还不疑心玉琴有什么外路呢？风言风语慢慢地传开了。

有的说：“不要脸的骚货，丈夫的血还没干呢，就接野老公！”

有的说：“莫管了，二十多岁年纪就守寡，也难熬呀！”

有的说：“本也是，好模好样，花朵儿似的，冷清清混下去，还有些可惜呢！”

乍听起来，玉琴气的肺都要炸开了，后来一想，何苦来！谣言就让它传去吧，没什么，也许还可以作掩护呢。这样，盛玉琴不但要承受生活上的沉重负担，还要蒙受精神上的不白的羞辱和

痛苦。她不想别的，只想为党多做些工作。

这样，又过了半年。通过玉琴的手，传递过一百多次绣花荷包。每次完成任务，她都要暗暗高兴。趁虎仔睡着了，还要默默地对着影子说话：“看，松青，我又帮你完成了一次任务。”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年轻了，越来越觉得浑身都是力量。

在外表上，她尽力装得戇里戇气，说话总是前言不对后语。别人也以为她是因为丈夫的死气疯了，以前那些风言风语也一天天少了。

可是，反动派的鼻子比狗还灵，假洋鬼子黎承福到省城打了一个转以后，就注意起盛玉琴来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注视玉琴。

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黎承福带上一个管家的和三个马弁，背起汉造枪，到竹山下来了。他头上戴一顶崭新的礼帽，穿一件过了时的大礼服，拄一根文明棍，为了装得洋气一些，嘴上还留了两撇猫须胡子。

盛玉琴正在棕榈树下整菜园土，看到黎承福来了，心里一惊，暗想：莫非又出了什么事？

黎承福站在棕榈树下，不时地拧拧猫胡子，眯着眼睛，打量着盛玉琴。盛玉琴尽量叫自己镇静，抑制着仇恨和愤怒，把头低下来。

黎承福发出一两声狞笑，暗想：人们说她疯了，我看不象。那衣服虽然破破烂烂，可身材还那么苗条，那头发虽然乱得象鸡窝，可蓬蓬松松更好看，在长沙和汉口看到的那些西洋女人，还没有她那样好看呢！他打量了一阵，笑着说：“琴妹子，越来越标致了。跟我当个六房姨太太怎么样？”

盛玉琴满腔都是怒火，斜着眼睛看了他一下，身子一扭，就

朝后山坡走去。两个马弁推上子弹，挡住了她的去路。玉琴只好站下来，默不作声。

黎承福继续嘻皮笑脸地说：“跑什么？人家说你疯了，我看不象。琴妹子，你回头看看，窗子底下那块地皮都踩光了，连草都不生，你还会偷野老公呢！”

盛玉琴心里一怔，后悔自己太粗心，留下了破绽，叫敌人识破了。这时候，连忙抬起头来，也顾不得羞耻了，泼辣地说：“你杀了我的丈夫，逼得我发疯，有野老公也好，没有野老公也好，关你的屁事！我高兴偷野老公，怎么样？”

她一步步向黎承福逼过去，黎承福还是冷笑着，伸手来挽玉琴的胳膊，嘻笑着说：“我舍不得你呢！”

玉琴猛地抽开手，“劈！劈！”甩了黎承福两个耳光。黎承福料不到有这一手，急忙摸摸发烫的脸，猫胡子都竖起来了，举起文明棍朝盛玉琴打来。盛玉琴身子一闪，文明棍打在地上，折成两段，盛玉琴弯下身子，捡了一块石头，使尽全力，朝黎承福砸去。只听黎承福哎呀一声，大叫起来。管家的连忙凑过去，看打伤了没有。黎承福穿着大皮靴，倒没有受伤。管家的这才放了心，便凑在黎承福耳朵边，嘀咕道：“报告团总，这号堂客们不惹也罢了，她跟我们两条心，睡在一块，还说不定要出什么乱子呢！”

黎承福点点头，咬牙切齿地说：“这当然，我怎么看得上这号婆娘呢！我是要想办法指挥这些土匪婆、土匪崽。”

管家的发出一声怪笑说：“这个，团总就不必担心，包在我身上就是！”

他们正嘀咕着，忽然，有一匹快马，朝竹山下奔来，从马上跳下一个马弁，气喘吁吁地报告说：“报告团总，独立师杨师长带队伍来了，请你快回去！”

黎承福慌了手脚，连忙翻身骑上那匹快马，回头说：“我先走，你们快来。”说着，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四只马蹄象碗盏一样翻飞着，踢起了一路尘土。

那几个马弁和管家，背着枪，跟在后面飞跑。

盛玉琴望着他们走了，心里暗暗纳闷：“来了个独立师的杨师长？”想着想着，刚才怵的那场气也平了，眼前有紧要的事要做，她就捡拾了锄头，从摇窝里抱起小虎仔，锁上门，直奔枣子坡。

四

黎承福乘着那匹快马，一溜烟跑回黎家大屋，在槽门边拴住马，听到里面一递连声地通报：“团总回来了！”

门口警卫森严，杀气腾腾，刺刀寒光闪闪。黎承福满头冒汗，连忙摘下新礼帽，慌忙走上花厅，只见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干瘪的瘦老头，穿一套黄呢子军装，脸上交叉着鸡皮皱，简直用绣花针也挑不起四两肉来，一张瘪嘴，活象八十岁的老太婆。黎承福不敢怠慢，连忙双脚挺直，行了一个八十度的鞠躬礼，那两撇猫胡子，也不住地抖动，念道：“师长大人来了，小的是五里墩团总黎承福，……”

杨师长瞪起两只田螺眼，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免了，免了，青年有为，坐着。”

黎承福不停地打躬，说：“不敢，不敢。”那两撇猫胡子又抖起来。

杨师长问他：“怎么样，晓得山上红军的兵力吗？”

黎承福心里一惊，支支吾吾地说：“这个，暂时还……还摸不清。”